

## 厝边话仙

20世纪70年代的惠安乡下,连枷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农具。过去每到农忙时节,村里的空地、石埕都会变成晒谷场,乡亲们聚集在这里手持连枷将晒好的农作物脱粒,清脆的拍打声此起彼伏,仿佛奏响一曲丰收的乐章。

连枷的构造很简单,它由一根长竹柄与几根竹条组合而成。本地木匠通常会在长木柄的一端凿孔嵌装上“木耳”,再选取韧性十足、不易开裂的枝节木做转轴,接着将几根竹条规整排齐、牢牢束紧,最后穿轴衔接固定,一把连枷就算做好了。别看那个转轴不大,作用却不小,有它当衔接,连枷挥动时竹条可以朝不同的方向转动,用来拍打稻谷,总能很快将谷粒从穗上震落下来。

年少时,我也曾跟家里的长辈学习使用

用连枷的方法。实际操作时,我才知道挥动连枷原来还有不少讲究,若是没有掌握技巧,干起活来又累又没效率。一些叔伯打趣说这种农活更像一门手艺,考验的是身体的协调性。比如双手得握稳连枷的长竹柄,接着快速上扬,方能让竹条顺着力道甩起来,在空中划出一道圆润流畅的弧线。当竹条被甩到高处,还得记得稍作停顿,等身体的重心稳住了,再顺势发力让竹条随着惯性落下,这样才能扎实拍打地面上的不穗秸秆。后来熟能生巧,我又琢磨出另一个使用连枷的诀窍。那就是当竹条拍打地上的农作物时,握住竹柄的双手快速蓄力,如此一来,竹条能够很快回弹,再次甩动也会更加省力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村里常见双手手持连枷一同拍打农作物的场景,他们通常是面对面站立,就像打糍粑一样,一扬一落错开节奏拍打地上的稻谷或麦子,配合十分默契。有时得赶在坏天气到来前,赶紧把

## “枷”响留痕

□曾华丽

粮食收进仓库,村里人还会齐上阵,一群人各执连枷轮番拍打,场面甚是热闹。

后来,脱粒机出现了,连枷开始不再被拿出来频繁使用。不过一些零散采收的农作物需要脱粒,长辈们仍会取出自家的连枷慢慢拍打,借此也能省去搬大型机器来回折腾的麻烦。

不久前回了一趟老家,我偶然听见一阵熟悉的拍打声,心头顿时涌着一股暖意。循声望去,只见乡间零星种植的小面积杂粮地里,几位乡亲正手持连枷劳作。见我在一旁驻足,一位乡亲把手里的连枷递过来,笑问要不要上手试试。我赶紧接过挥动几下,没想到时隔多年,自己手上的动作竟没有半点生疏。不过年少时使用连枷,我更多时候只觉沉重费力、满身疲惫;如今再挥动这把老农具,更像是与一位老友久别重逢,只剩满心的亲切与感慨。

岁月流转,农机轰鸣取代了竹木轻



(CFP 图)

响,连枷也完成了它的使命,悄然退出了农耕的舞台,成为民俗馆里供人们参观的老物件。可那些清脆的拍打声,乡亲们扬臂挥动的身影以及热闹的晒谷场景,从未远去,它们始终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,无论何时想起,都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旧日乡间温热爱情的烟火气息。

## 每日佳句

懂得给欲望做减法,学会与内心平和相处,坚守一份清醒与自持,保持自己的步调,才是真正的内心强大。

## 微观百态

## 眼睛之外

□庄子豪

昨天,一位葡萄膜炎患者突然发信息问我:“医生,我已经停药五天了,会不会有问题?”看到信息的内容,我的第一反应是着急,甚至有些生气。葡萄膜炎顽固、容易反复,治疗过程漫长,擅自停药,很可能让之前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病情再次波动。

我本想批评几句,但转念一想,这一直是个依从性很好的患者。记得每次来就诊,他都安安静静,话不多,笑地晃晃快空了的药瓶,告诉我哪种药快吃完了,需要再开一些。检查结束后,他会笑着点点头,再轻轻关上诊室门离开。这样一个人,为什么会突然自己停药?我猜想他可能有难处,虽然当天没有门诊,我还是约他过来诊室,想先查看眼部情况,再确定后续用药调整方案。

见面后,我问患者为什么不遵医嘱,自己就把药停了。他没有立刻回答,沉默片刻才伸出一只手。我看见他的手掌靠近手腕处,多了一道长长的、刚结痂的伤口,边缘还微微充血。原来不久前,这位患者操作切割机划伤了手,已经三四周没能上工。眼看快两个月没有领到工资,受伤治疗又花了不少钱,孩子学费也亟待缴纳。家里处处要用钱,算来算去,他只能选择先卖掉自己每天的眼病用药。

对很多人来说,这也许只是一顿饭的开销;但对这位患者而言,却是一笔实实在在、难以承受的开支。他说着说着,眼眶忽然红了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却没有落下。那一刻我才明白,他停掉的并不只是一种药,而是在生活逼仄的缝隙里,不得不暂时放下自身健康,先去托住孩子的学业与一家人的生计。他不是不知道停药的风险,也不是不在意自己的眼睛,只是实在没有办法。

之后,我帮这位患者比对了同规格药物的价格,又重新帮他梳理后续的治疗疗程、用药方式以及需要警惕的风险。我告诉他不用急,慢慢调整,眼睛的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。临走时,患者依旧话不多,只是像往常一样,笑着点点头,转身离开了。但这一次,望着他的背影,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,坐在椅子上愣了很久。

从读博士期间选择葡萄膜炎诊疗与研究方向开始,我愈发深切地感受到,这是一种既考验医生也考验患者的疾病。它顽固、易复发,治疗周期漫长,不少患者一个月要过来复诊两三次。相处久了,我不仅熟悉他们眼内的炎症,也慢慢读懂了他们眼睛之外的生活。有人在病痛与工作之间艰难周旋,有人在药费与家庭开支之间反复权衡,有人满身疲惫而来,却又装作若无其事,笑着离开。我们一路彼此照见,相处久了,也慢慢成了朋友。

最近,我常感觉压力倍增,总觉得做一名“六边形医生”太难了,不仅要会看病、会手术、会科研、会带教、懂算账,还要善于沟通,懂得接住患者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情绪。过去一个多月,我平均每天睡眠不足四个半小时,有时忙至深夜,还会感到十分迷茫,也忍不住问自己当初选择这份职业,究竟值不值得?

就在这样的时刻,一位沉默的患者,将自己的窘迫与信任一并交到了我的手上。我再次想起自己当初选择眼科的初心,其实十分朴素:不过是希望在有人陷入黑暗的时候,帮他看清前路;在疾病之外,看见那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。医学解决不了人生所有的难题,但我知道人与人之间信任,往往能让一段煎熬的路途,变得不再那么孤单。

## 茶余饭后

## 翻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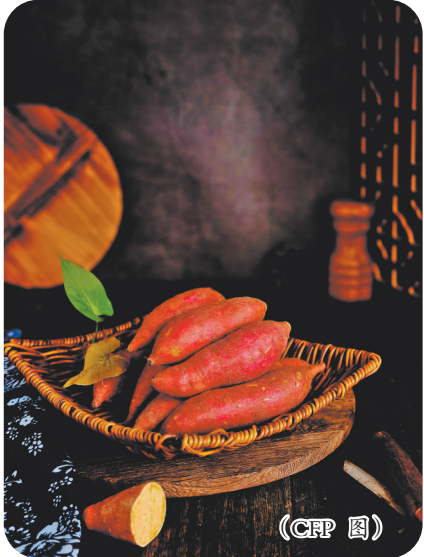
小美和闺蜜许久未见了,这天她突发奇想,给闺蜜发了一句诗:“青青子佩,悠悠我思,纵我不往,子宁不来。”闺蜜很快回复:“请用白话文。”小美只能再发一条信息,写道:“意思是我不去找你,你就不会主动来看我吗?”

## 健忘

甲:“我最近好像记忆力更差了,经常刚说过的话,很快就忘了。”  
乙:“这个情况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?”  
甲:“为什么这么问?”  
乙:“你不是刚说自己最近更健忘了。”  
甲:“哦,我又忘记刚说过这事了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## 百姓纪事



(CFP 图)

秋风掠过,把暑气揉成满地金黄,田埂上的狗尾草结了籽,我踩着自己被拉长的影子往村西头走,泥土里飘来的甜香忽然攫住脚步——那是地瓜成熟的气息。这抹熟悉的味道,也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回了过去。

年少记忆里的白露时节,总像是浸在甜香里,这个季节的村庄像一块被太阳晒暖的土布,家家户户的地头都卧着绿汪汪的地瓜垄。当早晚的风开始夹带凉意,地瓜叶总是率先褪了绿,叶缘泛起枯褐色,土垄就像饱经沧桑的手掌,在根部裂开细密的纹路。父亲常说:“叶黄根裂,地瓜就‘笑’了。”不久后,他会选个晴朗的清晨,牵着老黄牛,带着我一起去地里收地瓜。每次到了自家田地,父亲会把牛绳交给我,然后自己挽起裤管,先挥起镰刀将地瓜藤割下来。他手里的银亮刀刃在藤叶间游走,不知不觉间,青碧的地瓜藤便倒伏成绿色的波浪。

地瓜藤割完,就可以犁地了。老黄牛拉着铁犁在地里慢慢走,不时还能听见地

瓜在地下“咕咚”翻身的声响。父亲扶犁的背影在晨雾里忽明忽暗,泥土翻卷如浪,圆滚滚的地瓜也从土里“跳”了出来,一个个都沾着湿泥,红皮上还泛着淡淡的光泽。这些地瓜的个头都不小,父亲有时会挑出最大的一个在牛背上擦一擦,等泥块簌簌落下,再让我抱着带回家。

母亲在家中也不闲着,采收回来的地瓜堆在院子里,她便坐在矮凳上,拿刀削皮切块,动作麻利又娴熟。趁天气不错,母亲又把那些切好的地瓜片铺地上晾晒,不时还喊我搭把手,跟她一同将地瓜片逐一翻面。母亲总说只有被日头晒透了,地瓜干的口感才有嚼劲,保存的时间也更长。

每次我反复询问地瓜何时能晒好,母亲就知道我是嘴馋了。于是做饭时,她便将剩下的几个小地瓜埋在灶灰里,等饭熟时再夹出来,它们就变成香喷喷的烤地瓜。我每次都捧着滚烫的地瓜在两手间倒腾,急不可耐地撕开烤焦的外皮,再咬下一大口,即使烫得直吐舌头,也舍不得吐

## 时光深处地瓜香

□苏良进

## 不经意的爱

□李亚鹏

所当然,毕竟除了至亲至爱,还有谁会给予如此细致入微的爱呢?

回家后,我将这件事发布在朋友圈,并配了一句话:“这份不经意的爱,你遇见过吗?”很快,朋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。有位朋友说自己一直是某品牌的忠实客户,因为觉得它家的白鞋不容易沾上脏污。后来有天早起出门,这位朋友看见母亲正蹲在鞋柜前,仔细擦拭她的那双白鞋,当下反应过来,原来是母亲默默清洁鞋面,才让她能每天穿着干干净净的白鞋出门。

还有一位朋友提起,自己的母亲学会网购后,不时就去购物平台下单各种商品。有次这位朋友无意间查看了母亲的购物评价,才发现每一条评价都是他的使用体验,比如:“儿子不喜欢肥皂的味道,不会复购了。”“儿子穿上这件衣服很合身,好评!”“儿子说这个牌子的产品质量有保障,以后再来买。”另一位朋友则讲起每次加班到深夜,打车抵达小区门口,一下车

准能看见父亲在不远处的健身场地锻炼身体。她反复提醒父亲别太晚出门锻炼,以免吹风着凉。父亲却说:“出出汗,夜里能睡得更香。”这位朋友感慨,后来再回想,才明白父亲的借口不过是在默默守护夜归的自己。

我浏览着朋友们在评论区写下的亲情故事,身旁的妻子忽然问道:“你对父母有过不经意的爱吗?”我听完愣了一下,又在脑海中反复搜索回忆,最后发现自己从未对父母流露过一次“不经意的爱”。我常年在外工作,很难与千里之外的父母团聚相伴。平时除了打几通电话报平安,或是节假日发几句问候短信,似乎很少真正走进父母的日常生活,更别提像他们对我那样,在细微处默默付出些什么了。想到这里,我心里有些五味杂陈,妻子看出我的沮丧,抬手指了指手机,笑着说:“咱爸妈也喜欢发朋友圈,你去看看。”

我赶紧点开父母的朋友圈,这才发现他们发的内容大多数是关于我的。比如我

转发的单位宣传文章,父亲会把提到我的部分截出来发在他的朋友圈里,字里行间都是自豪;我的作品获奖了,母亲还一连发了三条朋友圈。隔着屏幕,我都能感受到他们那份毫无保留的牵挂与骄傲。

看着看着,我忽然觉得自己从前太粗心了。父母把我的每一件小事都放在心上,自己却常常因为太忙、太习以为常,而忽略他们的情绪。我总觉得要拿出像样的付出才算爱,可父母的期待其实并不高,就算我只是多打几分钟电话聊家常,他们也会很开心。我想自己已不该再等着有空才去行动,往后应把牵挂融进日常点滴,及时回应,把细碎的爱意送到父母眼前。爱从来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,而是藏在一点一滴不起眼的日常举动里,愿我们都能读懂沉默背后的心意,学会在“不经意间”将爱意传达给最爱我们的人。

## 为生活留一点空隙

□陈之昌

我不禁反思,连作画的人都懂得在纸上留白,自己却把生活安排得密不透风,连静静抬头看一朵云从天际飘过的闲暇都没有。繁杂琐事层层堆叠,压得人喘不过气,我也慢慢意识到,是时候放平心态,学着给生活留一点喘息的空间了。

之后,我开始尝试不把生活填满,不再时时刻刻盯着待办清单,也不再焦虑于把每一分时间都充分利用,而是试着主动为日子“留白”。忙碌过后,我会主动从琐事之中抽离,有时是到户外走走,或是坐下来读一本心仪已久的书,坦然享受什么任务也不必完成的时刻。兴致来时,我还会去湿地公园散步,听树叶沙沙作响,看落叶打着旋落在脚边,路上行人缓步从容,又或是慢悠悠逛逛古城的街巷,再去茶馆泡一壶铁观音,慢慢品茗。

一次去老友家做客,看见他的院子里

繁花盛开,我很是羡慕。于是我又重拾了养花的爱好,开始侍弄自家小院里的花草,一段时间的用心打理,一方小院再次变得生机盎然。我时常把培育好的花苗分享给邻里,还会约三五好友来我家院中赏花,共度周末时光。没有密密麻麻的计划束缚,这样松弛的闲暇时光,反倒让日子过得鲜活丰盈,我也发现给生活留一点空隙,的确可以看见生活更多不一样的模样。

记得看书时读过一句话:“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,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,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”从前的我总以为,把每分钟都用来做正事、完成清单上的每一项任务,才不算浪费时间,如今才慢慢懂得,无论是散步观景、品茶闲坐,还是养花会友、打理小院,只有允许自己有一段完全不产出“成果”的空白时

间,给生活留一些不必计算得失的空隙,方能让身心从持续的紧张中松懈下来,重新感知到日子原本的节奏。

生活恰似一张素白画纸,倘若不留一点空隙,只会显得拥挤杂乱;懂得恰到好处地留出空隙,才有疏密有致的美感。正如有句话说:“画在纸内,意在纸外,留白处才见真意。”画作留白,是为酝酿气韵;诗文留白,是为留存余味;而生活留出的空隙,我想则是用来接纳世间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。凡事苛求圆满,一刻都不肯停歇,终会被疲惫裹挟;学会适时松弛,反而能做到进退从容。我想人生最好的状态,从来不是事事圆满、一刻不停。懂得给生活留一点空隙,为内心守住一方可供自在呼吸的角落,才能让清风、明月与细碎的欢喜,都得以从容安放,而这也是一种通透的生活智慧。

## 美文热读

有次闲来无事,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画册翻看,目光很快停留在山水之间大片的空白处。画家没有用笔墨将纸面尽数铺满,只以寥寥数笔勾勒山石林木,余下大片空白,反倒呈现出悠远绵长的意境。这幅画的旁边还有一行字,写的是:“善画者留白,善生活者留闲。”细细品读,我心中颇有感触。都说作画讲究留白写意,生活其实也是如此,真正丰盈的人生,未必是把每一寸光阴都填得满满当当,学会适度留出空隙,或许才能接住生活递来的温柔。

想起之前很长一段时间,我被一堆待办事项推着不断向前,生活被各种琐事填得不留一丝缝隙。每日早上醒来,我的脑子里就开始思考整天的行程,忙完手头的工作,回到家中又马不停蹄地处理一堆家务。待到所有事情全部安顿妥当,身体早已耗尽力气,只剩下瘫坐发呆的疲惫。